

應天府志卷二十四

宦蹟傳一

秦寵建侯漢亦置牧迄於近代剖符分節國朝社攸  
關簡迪賢哲表茲循良希遵逸轍作宦蹟傳

漢李忠字仲都黃縣人建武六年爲丹陽太守是時  
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  
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  
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

歲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遷豫章太守

晉温嶠字太真祁縣人初渡江與諸名士並相親善王敦欲謀逆深忌嶠請爲左司馬嶠恐見害繆爲綜其府事以昵於敦會丹陽尹缺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間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

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後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及

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明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

褚翼字謀遠陽翟人蘇峻之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乃以翼爲丹陽尹翼收集散亡甚有惠政遷都之議始寢

劉惔字真長相縣人永和中遷丹陽尹爲政清整

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相與正悛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有人倫識鑑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及溫爲荊州惔言於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昱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惔謂未易可制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

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恐温終專制朝廷  
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卒爲美士疾篤百  
姓爲之祈禱年三十六卒于官孫綽爲之誄云居  
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人以爲知言  
庾蘇字道季鄆陵人亮之子升平中代孔嚴爲丹  
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民賴之遷中領軍

王坦之字文度晉陽人侍中述子也弱冠有重名  
寧康初遷中書令領丹陽尹時桓温將移晉祚坦  
之與謝安盡心輔翼卒安社稷俄授都督徐兗青

三州諸軍事臨終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  
甚惜

劉穆之字道和莒縣人從劉裕起義事平遂受心  
膂之寄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行負勢陵  
犯小民窮戚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  
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  
日風俗頓改領堂邑太守義熙八年加丹陽尹裕  
擊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摠攝後事裕疑長民  
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長民果有異謀

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  
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  
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  
乃小安裕擊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府而  
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尹如故十二  
年裕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  
之左僕射仍爲尹入居東城穆之內摠朝政外供  
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  
外諮稟盈堦滿案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  
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容接賓客言  
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  
尋覽篇章校定墳籍十三年卒於官

南北朝謝方明陽夏人宋永初中尹丹陽善治郡所  
至有能聲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  
變使無迹可尋

蕭摹之南蘭陵人宋元嘉時爲丹陽尹上言佛入  
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  
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患未息

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皆得列言須報乃得  
爲之文帝從其請

何尚之字彥德瀟縣人宋元嘉中爲丹陽尹立宅  
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  
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  
慕道來遊謂之南學會劉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  
爲祠部尚書

羊玄保南城人宋元嘉中爲永世令累官丹陽丞  
轉尹廉靜寡欲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而去後  
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

劉秀之字道寶莒人宋元嘉十六年除建康令性  
纖密善糾摘隱微吏民不敢欺給以幹理著稱吏  
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文帝秀之爲治嚴肅以  
身率下大明二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  
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  
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  
擲此柱若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  
唯秀之獨入時宮禁市百姓物不時給值市道嗟

怨秀之爲非宜陳之甚切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遷尚書右僕射

徐陵鄒縣人仕梁爲安右將軍丹陽尹性清簡祿俸與親族共之家至乏絕

王冲臨沂人起家梁秘書郎侯景平授中權將軍丹陽尹習於德令政尚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

杜稜字雄威錢塘人事陳武帝於京口梁紹泰中爲丹陽尹武帝即位任遇益重武帝殂時內無嫡嗣外有疆敵侯瑱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宥將唯稜在建康獨興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天嘉元年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尹如故稜歷事二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建康賞賜優洽卒時年七十

索樞字踐言陽夏人也家世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澹如也陳天嘉中領丹陽尹在官清慎門無襍交而性復周密每有舉薦多會文帝意外人無知者

唐盧祖尚樂安人武德中爲蔣州刺史甚有能名遷

壽州都督

顏真卿字清臣曲阜人肅宗時爲昇州刺史清嚴正直風采凜然人不敢干以私

徐知誥字正倫徐州人也天祐十四年爲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人務賦歛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望歸之徐溫聞昇有善理往視之見其府庫充積城壁修整乃徙治之知誥後復姓李氏改名昇

爲南唐烈祖

宋楊克讓字慶孫馮翊人開寶八年平江南命克讓知昇州時初定之後克讓每視事自旦至暮決斷如流無有凝滯當官以清幹稱加兵部員外郎

賈黃中南皮人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密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啓視之得金寶數十櫃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太宗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枉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視事五年



召歸闕累官叅知政事

馬亮字叔明合肥人景德初自潭州徙知昇州事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賑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歎而吏不之救願罷官釋令民轉粟相賙在郡務求民瘼舊俗失意相讐往往乘風縱火亮發覺誅惡少數人又治城東北乃唐德昌宮故地獲鈔二百餘斤鬻之以備供帳亮四守是郡有智畧敏於政事官至太子少保謚忠肅

張詠字復之郾城人有治才真宗朝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供奉官鄭志誠使昇州還言黃雀飛蔽日又聞空中若水聲真宗因出書示王旦曰此皆民勞之兆張詠在彼吾無慮矣城中多火詠廉得不逞之人潛肆燔焚者斬之由是遂絕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願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褒獎殿直范延貴過金陵詠問公途好官延貴以萍鄉宰張希顏對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閣

門祇候皆號能吏詠尋言州當水陸要衝有寬惡累犯者請並許刺配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出手札諭詠進禮部後以疾代還詠剛方自任爲治尚嚴樂爲竒節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云

薛映字景陽家於蜀進士及第初通判昇州累遷樞密直學士知州事映學藝吏術俱優章奏尺牘下筆立成爲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異時官以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映上章言之真宗矍然曰此朝廷豈知邪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後官至集賢院學士

薛顏字彥回萬泉人真宗朝知江寧府事有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歷光祿卿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天聖初自潤州徙知江寧府隨外若方嚴以寬爲治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歲大饑時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

粟私價遂平處士侯遺於茅山營書院教授生徒積十餘年自營糧食隨奏欲於茅山莊田內量給三項充用從之在郡二年後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若谷字子淵豐縣人明道間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事在郡多惠政吏民懷之有卒挽舟過境若谷憐其寒瘠留餐視之須春溫遣去民旬於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未暮召還上言乾元節每年進銀絹各一千伏緣當府不產銀以是配買累歲災傷人民貧困已將省庫紬絹二千匹上進候豐稔仍買銀進始詔銀依市價不得損民史稱若谷性資端重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去後益見思終叅知政事

張奎字仲野臨濮人慶曆八年江寧府治火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府事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踰時完鉅姦植良恩刑並施江表稱治還判吏部流內銓終樞密直學士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

強所至有治績吏不敢欺故知名一時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皇祐初知江寧府慷慨有氣節當官亮直未嘗以詞色假人在府二年入判流內銓拜叅知政事

劉湜字子正彭城人皇祐四年江寧饑擢知府事湜奏運蘄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嘉祐初知江寧府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爲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召權知開封府累官樞密副使

王琪字君玉華陽人嘉祐間知江寧府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爲作賞捕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各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歸厨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云

梅摯字公儀新繁人初令上元嘉祐三年知江寧

府摯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尋徙河中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嘉祐五年知江寧府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明年以翰林學士召還累官樞密院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治平間知江寧府精識過人辯訟立斷豪右斂跡一時名輩皆推許云

傅堯俞字欽之涇城人熙寧中知諫院遇事輒言五年改知江寧人以爲法令未安者必多更改堯俞到郡一遵條約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司馬光以清直勇稱之云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元祐七年知江寧府人有盜嫂害其兄者誣三人爲同謀皆抵罪佃獨疑之一訊立辨三人皆得釋由是人服其明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元祐間知江寧府肇儒者有吏才文學法理咸精其能在郡多善政紹聖元年改知瀛州

蔣靜字叔明宜興人崇寧五年知江寧府抗直不

畏強禦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  
爲姦利奪民葦場疆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  
敢治靜悉抵於法人皆稱快

沈錫字子昭揚子人大觀三年以徽猷閣待制知  
江寧府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由是怨家  
多誣告郡欲爲滿錫至案其妄者罪之因疏於朝  
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  
夫致仕

李彌遜字似之建炎二年江寧牙校周德叛執帥  
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  
運判領郡事單騎扣賊圍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  
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  
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  
然

呂頤浩齊州人建炎三年始改江寧府爲建康頤  
浩以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府事時苗傅劉正彥  
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  
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

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  
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即遣人  
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  
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與諸將  
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願浩乃檄揚惟忠  
留屯以安人心且恐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  
戒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召願浩赴院供職上  
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恣盜起之勢興衰撥  
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

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  
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願浩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  
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  
世為游擊願浩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願浩發  
平江傳黨託旨請願浩單騎入朝願浩奏所統將  
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  
辟師次秀州願浩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  
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

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願浩被甲立水次出入  
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願浩等以勤  
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  
以願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高宗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  
將問移蹕之地願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  
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紹興八年高  
宗將還臨安除少傅兼知建康行宮留守願浩引  
疾求去除醴泉觀使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紹興初爲江東安撫大使  
兼知建康府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  
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皋分守  
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張偉諭才  
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下雖陽  
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  
入寇下擊敗之僞齊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建康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  
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



五團練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  
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  
去處共一十九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  
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  
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  
敵已過含山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  
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  
入寇遂至拓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  
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  
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  
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  
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  
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紹興二年代李光知建康府  
事時孟庾韓世忠皆駐軍府中多招安強寇舊素  
有剛正之風庾世忠加禮敬兩軍肅然民既安堵  
商旅通行未幾移洪州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紹興六年命浚渡江徧撫淮

上諸戍浚入覲力請辛建康三十一年春金騎充  
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  
者云敵方焚采石煙燄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  
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  
舟敢行北岨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  
一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  
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辨行宮儀物  
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高宗幸建康浚迎拜道

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浚用風采  
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高宗將還臨安勞浚曰卿  
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節制鎮江江州池州江陰軍  
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  
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  
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  
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  
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  
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

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尋召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等處軍馬後加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累贈太師謚忠獻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紹興八年登進士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浚以

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於建康俊卿除禮部侍郎叅贊軍事張浚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

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於朝出師  
已而邵宏淵兵果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  
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  
兩秩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歷觀文殿大學  
士累章告歸淳熙五年復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  
江東安撫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  
政寬簡罷橫征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  
送俊卿奏非便孝宗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如  
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贈太保謚正

獻

洪遵字景嚴鄱陽人乾道七年以端明殿學士徙  
知建康府令民苗米正額外不輸耗聽自持斛槩  
庾人不能爲奸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  
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謀築營砦無慮萬竈  
遵徧行郊野求砦地無妨民廬舍塚墓區畫既定  
始興役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三軍無敢譁有書  
入旗亭擬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  
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未幾五

營成復原官仍拜資政殿學士

張燾字子公德興人初以忤秦檜罷歸十三年檜死起知建康建康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致仕復知建康金人窺江南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詔條上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尋除同知樞密院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淳熙二年知建康會歲侵首奏蠲夏稅糧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過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賑糴貸者無敢償起是年九月至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叔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拾遺補闕願亟

召用之琪精明果斷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開禧間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乃除適知建康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廢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砍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且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三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扁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夙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兩淮民渡江者

給錢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  
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  
日不自保適歲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  
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  
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  
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  
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  
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  
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

卒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  
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刼  
若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  
北岍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  
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  
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  
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成功  
恃也三堡既流民漸歸尋奪賊奉祠後官寶文閣  
學士通議大夫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嘉定初知建康府蕙江淮制  
置使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百萬口除  
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  
歸業者九萬家侂冒常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  
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  
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加朝議大夫  
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  
侍讀趣入覲此耳累疏乞休不許除禮部尚書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祐二年以寶章閣直學

士知建康府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  
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  
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綉帛  
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理賢才辟召僚屬皆  
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去而建康  
之民思之不已開慶元年復命以資政學士再知  
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  
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  
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傳節



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又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乞致仕不許歷叅知政事知樞密院致仕謚莊敏光祖練兵豐財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

廢修舉逮今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良吏已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開慶中知建康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賑濟全活者衆剏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剏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理宗聞之一再降詔獎諭

加寶章閣學士

元岳天禎寇氏人大德十年爲建康路總管值歲饑官廩中無儲粟乃諭富戶出鈔二萬錠賑濟饑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時米價騰湧牙僧旁緣爲奸天

禎杖其尤桀黠者召商旅飲之酒以義諭之估值乃平郡中立碑紀遺愛至太二年卒于官

大明顧佐太康人永樂十八年以陝西按察副使陞應天尹公廉有威重當官裁切風采凜然一時勲貴蒙猾皆爲斂手時方之包孝肅云

鄭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間爲御史時有言南京鈔法壅滯者命埜往按之衆謂大獄將興埜至唯治市豪撓法者奏曰市人聞令震恐今鈔法通矣上頷之而罷宣德十年以陝西副使陞應天尹上言

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在外府治不同凡有政務而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劄付乃監察官巡視遇有公務輒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定體或如古京兆尹斯可矣疏入從之埜以養民爲務凡市鎮田稅約東有法公私便之歲大熟麥有兩穗者民歸德于埜拒弗受正統初進兵部左侍郎

魯崇志天台人成化十年爲應天尹寬大不苛刻以清簡爲政而衆務亦舉在職八年民懷思之

樊瑩常山人弘治五年爲應天尹時百姓殷富民  
知自愛鮮犯法瑩亦坦直不立威嚴與民言若家  
人民懷之

吳雄仁和人弘治十四年爲應天尹風局嚴整以  
肅清爲任時大璫任留臺者恃勢多所侵擾縣官  
不敢違雄一切裁之以法其勢少沮嘗曰任怨吾  
不辭但不至瘡吾百姓耳後亦不能害云

王爝字存約黃巖人嘉靖初爲應天府尹尹秩高  
視漢馮翊扶風先後者多委事邑令尹仰成而已

爝至悉心經理以息煩解苛爲務應天列郡皆都  
府監部寺咸所倚辦歲役冗濫者不可勝計爝悉  
奏聞裁革不避怨咎 內府九庫裏外花園內官

監惜薪司原有額設季夫後因修理借撥坊夫每  
歲例納銀二千餘兩惜薪司納銀四百七十餘兩  
爝皆裁省又因裁變陳言七事一論兩縣殷實人  
戶冒入 神帛堂者乞查復原籍當差一乞查革  
九庫借撥人夫一論內官監自有各色軍民人匠  
其後借撥篩簸銅絲膳盒等匠不應役止納銀

兩已足額外之征今復加增民何以堪竊謂借撥者宜照舊裁革新添者宜亟從停止一論龍江水馬驛額設紅站船隻原奉

欽依不許常川占用今內府中帽局監仍要應付常川夫船乞

旨取斷一論 神帛匠及陵戶園戶不應全戶優免

又論絲綿戶給錢不便齊庶人府額外支請及罷種馬均田賦輕荒稅皆切時病每一奏下民謹噤若更生與胥吏語未嘗有怒色受錢事覺即案治

之人稱為神明百餘年積弊湔洗殆盡

明興言治應天者以爨為首民肖其像為立祠今猶思之不置云

孫懋慈谿人由進士先為南科給事中慷慨多大節正嘉間疏四十餘上皆關國家大體直聲振一時以嘉靖十五年尹應天時承平久不無奸蠹公下車以鋤強暴抑兼并為務

內府上納及織造侵廣頗為民累乃力為裁省重紙湊賠尤甚上疏輕其後他如驛遞夫舡倉場歲計

及民壯工匠之在官者冒濫甚多悉爲清減釐正  
舊典諸司習儀於朝天宮皆縣爲設饌又則費益  
煩而民累公曰習儀臣職也廼官爲供餼哉毅然  
革之省費不貲迄今蒙其惠公嚴明而有體清操  
久而愈勵其治京兆也陳編脩沂謂其摘伏如廣  
漢器度如表安表則如庾純不苛如劉晏其革習  
儀費也霍尚書韜謂其得大體倫司成文敘謂其  
能爲人所不能爲其爲有識所歎服類如此云以  
年及歸贈副都御史有教庵奏議行於世

大明王公亮洪武中爲應天府治中有政績超授府  
丞公亮益自淬礪民情吏治素所諳悉而性公勤  
民親附之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間爲府治中有惠政民  
甚德之立祠秣陵路口

宋胡旦字周父渤海人爲昇州通判時江南初平汰

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日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

蘇易簡太平興國中通判昇州清約如寒素太宗召爲知制誥問曰卿舟惟載恠石瘤木器可見清節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天聖中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還爲御史臺推直官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通判江寧府宗諒尚氣節倜儻自任好施與卒家無餘財所蒞州喜建學學者傾江淮間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通判江寧府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書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歷龍圖閣直學士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舉政和中進士值時多艱每言及國事詞旨慨慷以節義自許調建康府教授改秩知溧陽會叛卒周德執府帥宇文粹中將

何得復污我宗韜大怒殺之剖取其心明年州以  
事上聞贈直秘閣即死所立廟賜額褒忠官其子  
二人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賜田三頃

元絳字厚之錢塘人明道初調江寧推官時江淮  
旱災官發廩米爲糜以哺流民絳躬自給視饑病  
者數萬皆得以濟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  
占人田畧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  
捕寘於法有妻告夫爲人所殺訊之實不殺絳救  
其妻曰歸治而夫喪陰使信謹吏跡其後望一僧

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  
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  
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除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永新縣累官太子少保

李及字幼幾范陽人調昇州觀察推官資質清介  
所治簡嚴喜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寇準薦其才  
擢大理寺丞

周必大字子充吉州廬陵人博學宏詞教授建康  
府必大純篤忠厚爲文溫醇典雅士論宗之除太

學錄兼國史院編修官累官右丞相制誥典策多出其手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授建康學教授信有文學引誘後進循循不倦丁父憂扶其喪歸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士論重之

元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弱冠游吳中有文名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學正改建康明善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備補師法而尤深於春秋以漸精詣陞翰林學士

大明賀鈞字信夫廬陵人嘉靖間爲府學教授退遜木慤以古道自處見上官不能俯仰與諸生言必依孝弟忠信聞者畏服